

 书里书外

# 钱锺书： 现代文学史上 绕不开的人物

张文江

钟叔河先生有一回指出：奥林匹斯山上，那学艺之神同时又是谐谑之神，他那锐利而又带一些狡狴的目光俯视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包括我们的“钱锺书研究”，他会有些什么表情（《钱锺书研究》）。我写作《钱锺书传》这部书稿时，最先想到的是这么一段话。

我接触钱锺书著作是在进入大学初期，最初读的作品是《围城》和《谈艺录》。当时我二十岁出头，茫然不知自然、社会、人生之所谓，如烟如雾，处于朦朦胧胧的状态中。《管锥编》开始读时也没有头绪，对此书逐渐了解是后来的事。读得比较明白的是《旧文四篇》，对作者纵横捭阖的对比力量，感到极大的震撼。当时我对钱锺书著作极其钟爱，凡有最新著作出版，必多购数种送人，若干篇章甚至手录一遍，这也是青年学生的热忱。我还多次把钱锺书著作推荐给朋友，友人读后也极为欣喜。

在大学时代，我喜欢浏览各类书籍，涉及许多领域。而在现代文学领域内，我最喜欢的有三家，以为它们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贯通文化和文学，内涵丰富，空前绝后。在这三家之中，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中流砥柱。其重要性早已确立，绕过他是不可想的。而另外现代文学史上不为人知的两家，就有钱锺书。钱锺书是比较幸运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声名如日中天，文学史也不得不面对直接现实。现在的青年人，也许想象不到在当年课堂上从教师到学生都不知道钱锺书的情形，然而这却是我当年读书时的真实状况。

我在进入大学以前，基本已读过鲁迅著作，而钱锺书著作则是陆续接触到的，综合了许多新鲜的感觉。至今记得这样几件事：一件事是我最初跟随电台学习外语

时，无意中听到国外电台采访钱锺书的谈话，钱锺书略带抑扬的无锡口音给人一种亲切感。一件事是《管锥编》出版时的情形。《管锥编》第一版是分册出版的，最初出版的是第一、二册，第二年年初才陆续出版了第三和第四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那家书店，以及我陆续买全《管锥编》时的期待心理。《管锥编》现在已经出到第三版了，当年的那家书店也早已改换门庭，但当时的情形我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还有一件事，由于我对钱锺书著作的钟爱，在写大学时我练习写了一篇评论《谈艺录》的文章。在友人的介绍下，钱锺书先生出乎意料地迅速给我回了信，信中鼓励我对经典建立第一手的认识，而近人的著作（包括他在内）不必多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些话当时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至今仍然有所感受。我得到许多师友的教益，而钱锺书先生是没有直接接触过而给我教益的人。人对伴随着自己成长的人和事通常是怀有好感的，我对钱锺书先生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

随着年岁的增长，由于我在大学里的所思所感，也由于读书渐多，我对文学的关心逐渐减退了。接触到的各类事实使我感到，自然、社会、人生有许多重要方面，文学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文学之外，还有着其他方面。就这样，在大学毕业后，随着我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随着我对文学关心的减弱，我对钱锺书著作的热忱也减弱了。我对钱锺书著作态度的这种改变，和钱锺书著作本身的价值无关，而是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凡是有求学求知经历的人，这样的情形必然会出现多次，这其实是正常的现象。有消有长，任何事物都自然如此，有所曲折，不一定是坏事。

然而，时间没有停留。上世纪80年代是钱锺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社会在逐步了解钱锺书，经常有新的发现，令人欣喜。这一时期我主要在阅读一些其他的书，关心一些其他的问题，由于钱锺书著作的广阔涉及面，这些书、这些问题和钱锺书著作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有时翻阅钱锺书著作，常常受到一些启发，产生过若干想法，但也就此搁置一边。在这一时期，我尝试做一两件事情，也写一些文稿，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虽然没有进步，年华却虚度过去了。

1988年圣诞节前一天晚上，我和陈思和先生闲谈，谈话中我提到了对钱锺书著作的一些想法，建议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



资料图片

教学的人不妨参考一下。陈思和先生当即鼓励我写一篇大型的文章，把这些想法发表出来。1989年1月至4月，我集中精力写了一组文章，实际形成了一部书稿，以评论钱锺书著作为主，也交代了一些其他想法，它就是现在这部传记的雏形。1989年以后，我主要工作在其他方面，也抽时间陆续修改书稿，发表了一部分篇章。当时文学界正在掀起钱锺书研究的热潮，我的工作虽然不太成熟，也自然而然地汇入这一潮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当出版社约我写一部包含钱锺书著作评论在内的传记时，我却犹豫了起来，我感受到这里的限制。

我觉得我不一定是写作钱锺书传记的合适人选。这不仅因为钱锺书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领域里的巨匠，学问浩博无涯，极难研究和评论，而且也因为我逐步了解的学术文化和钱锺书从事的工作虽然可以有部分联系，但在方向上有相当程度的不同。这使我感到难以发挥。关于传记本身，钱锺书早有过名言：“自传就是他传，他传就是自传。”如果除去尖锐的讽刺意味，这段话也可以是传记的正面标准，它揭示了传主和传记作者之间互相补充的双向沟通过程。这样的双向过程在传记写作中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它帮助传记作者认识传主，也帮助传记作者认识自己。对我来说，由于钱锺书是罕见的天纵之才，他的一些特色前无古人，也由于我自己方向上的歧异，这样的沟通过程到一定阶段就深不下去了。这使我常常感受到无形的障碍。传记作者其实也是需要素质的，将来会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此外还有客观的原因。钱锺书研究是最近十年才逐渐开展起来的，基础并不雄厚，对钱锺书著作及其生平的了解还有许多空白，写传记的条件不够成熟。我自己虽然也尽可能地收集了一些资料，但远不是占有资料最多的人。在我认识的一些研究者中，颇有精勤用功的人，由他们来写作才更为合适。事实上我也期待着这一天，时间会说明一切的。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种下一颗读书的种子

周志兴

朱永新是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是一个很有建树的教育专家。

教育是离不开读书的，但是读什么书，怎么读书，却不是人人都懂得的。2022年出版的新书《朱永新谈读书》，就是打开读书方法的钥匙。

朱永新是过来人，他愿意分享自己的读书历程，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例证。朱永新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的童年基本上没有什么阅读生活，因为没书可读。但是他的优势是，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虽然教音乐和数学，但却从小给他种下了一颗读书的种子。朱永新认为，读书也是需要种子的。

有了种子，加上有人浇灌施肥和阳光雨露，就会有蓬勃生长的树苗。和很多人不同，朱永新最开始迷上的不是连环画，而是厚厚的大书，主要是小说，比如说《林海雪原》《青春万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些书除了教给他文字的生动流畅以及对文学的热爱，还启蒙了他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他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这是受益终身的。他对于这一阶段的总结是，从书中得到的东西，要远远多于从学校得到的。本书的第三部分分讲的就是这个话题：个人成长与读书。读书对于个人而言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诺奖得主略萨说过，阅读可以把梦想变成生活，又把生活变成梦想。联系朱永新个人的成长经历，再来看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以及阅读推广，确实是阅读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成就了梦想。

书中有一章是“家庭教育与读书”，读了这部分内容我深有感触。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家长和孩子接触最多的时候，这一时期能不能在孩子的心中种下读书的种子，家长的想法和做法非常关键。现在我们有各种吸引孩子的电子产品，如平板电脑、手机，孩子读书要战胜很多诱惑。朱永新说“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他在书中替家长想到了很多切实的方法以解决读书难题，比如：家长在孩子读书方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何跟孩子一起读图画书？如何让孩子放下手机，捧起书籍？怎样为孩子选书？哪些人物传记适合孩子读？为什么要让孩子读科普？朱永新在这本书里给出了切实的解决方法，对新父母而言，是很实用的指导。

除了家庭影响，还有学校的作用。学校教育及读书是什么关系呢？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离不开读书。小时候要种下一颗读书的种子，到了学校，也

要重视阅读习惯的培养，才能让这颗种子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朱永新用了一个很生动的说法：点燃师生的阅读热情。有了阅读的热情，才会自觉去读书。即使在学校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爱读书和会读书，由于考试的压力，有些学生只读和自己专业有关的书，只知道学校里的几位教授，而不了解其他的图书，不了解其他的学科，不了解学校教师以外的学者，视野很窄。这样的学生，也许成绩不错，但是，在社会上，成长或者要应对将来的工作，在知识积累上都是捉襟见肘的。

朱永新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办好学校的图书馆。书中提出：理想学校的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何让校园阅读活动有趣有效？除了图书馆，还有校长的书柜，这也是学生和教师读书水准的一个参照物。朱永新说，校长的书柜里装的是学校的未来。换一个角度来看，确实如此，校长的眼界决定着教师的眼界。在书中，朱永新还详细介绍了学科阅读和完整阅读的概念，首先要让学科教师都成为读书的种子。

读书除了种子、热情，还要有智慧和方法。朱永新有独特的读书方法，从他现在的学识和成就看，他的读书方法一定是行之有效的。他主张要跨学科阅读，理工科学生也要读历史书籍，善于从历史和人物传记中汲取经验教训，也应该读一些经济学和文学书籍。同样，文科生也应该懂得科学知识。

作为一个出版人和书店店的创办人，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爱读书。虽然我小时候读书不多，但是我的生活也是由读书改变的。看到很多资质不错的年轻人因为读书不多而没能登上应有的高度，我深为惋惜。《朱永新谈读书》是一本有思想、有方法、有故事、有情感的书，这本书教给我们读书的方法，解决我们不知读什么的困惑；更重要的，这本书会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种下一颗读书的种子。

(作者系中央文献出版社原副社长)



《朱永新谈读书》朱永新 著 商务印书馆

## 一群教育人的精神原乡之旅

——读《随园夜话——班主任的实践教育学》

张俊平

我自诩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当下的书越出越多，在茫茫书海中，许多书我只能像鲁迅先生那样“随便翻翻”浏览一下，但是，齐学红老师主编的这本《随园夜话——班主任的实践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却让我翻了又翻，似乎有一种“读你千遍万遍也不厌倦”的感觉。

尽管这本书的副题名曰“班主任的实践教育学”，但无论怎么看——学术的或叙事的，都不是一本严格意义的实践教育学著作。全书四辑：一曰“随园夜话”的多重意义表达，二曰“随园夜话”与班主任专业成长，三曰“随园夜话”的影响力，四曰“随园夜话”一起成长的研究团队。这样一本“不是学术专著”的专著，为什么能够让我如此瞩目，情不自禁在茫茫书海中“多看了它一眼”？实话实说，是因为透过这本书的文字，我看到了让我怦然心动的一群教育人的精神原乡之旅。

随园位于南京市五台山余脉小仓山一带，曾是江宁织造曹寅家族园林的一部分，后归于接任江宁织造的隋赫德，故名“隋织造园”“随园”。1748年，袁枚购得此园，名之为“随园”，后先后为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大学）校址。齐学红把“夜话”空间放在随园，显然是为了在钢筋水泥建成的逼仄城市石林里，找到并把它营造成可以让自己的心灵“诗意栖居”的精神原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在“随园”的天地里，让我看到、听到、感受到更多的是这群教育人的“爱欲”——对生命、对教育（特别是班主任）生活的热爱，这是这群教育人的“激情”——对班级、对班级文化建设的热情，是这群教育人的“梦想”——对理想、对追求理想教育的热爱。齐学红们对教育生活的热爱、热情和热爱，让随园从此有了“高贵的灵魂”，成了“心灵的家园”。

从我的视角观察，齐学红们“随园”生活的主要样态，就是“沙龙”——对话。“沙龙”一词最早源于意大利语单词“Salotto”，是法语Salon 一字的译音，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17世纪起，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贵妇）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交场所。进出者，多为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

他们志趣相投，欢聚一堂，一边喝着饮料，一边欣赏典雅的音乐，促膝长谈，无拘无束。当下，在我们的生活中，“沙龙”并不罕见，很多教育活动都设有“沙龙”这个板块。但是，大多数“沙龙”都是事先彩排、机械问答式的表演，让人看了、听了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但是齐学红们的“沙龙”，让我看到了“沙龙”的真相：自主——每一次“沙龙”，都在晚上、周末、假期，没有红头文件通知、行政指派，参与者的脚步之所以无怨无悔地走到，大多是因为心向往之。自由——正如参与者描述的那样，“沙龙”无论是桌椅摆设，还是对话方式、对话人的姿态，都是开放式的，自然没有一点儿造作、拘束。自在——“沙龙”的过程是惬意、享受的，可以喝茶，喝咖啡；可以争论，甚至争吵。每次“沙龙”，大家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经常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齐学红们这种有意思的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难得的，因此也就更加令人神往。

或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脚踏走到“随园夜话”屋檐下的，都是拥有相同尺码的人。他们来自全市（南京）、全省（江苏）、全国各地，因为有共同的人生理想和教育追求，脚步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遇见——年长的和年幼的，在在职和退休的，大学的和中小学的，等等，虽然年龄、身份、单位各不相同，但是却似风云际会，于是生成了精神世界的一场风雨，一场雪，甚至一场冰雹。他们相亲——每一次一起走进随园的夜晚，他们像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一样，相亲相爱，即使“沙龙”结束，不得不回到各自生活的场域，但是他们彼此依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线上隔空交流，正如一首歌歌的那样，“遇上你是我的缘，守望你是我的歌”。他们生长——一人行速，众人行远。仿佛“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随园夜话”的夜话者们彼此搀扶、相互成全，每个人在夜话的过程中，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不仅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生长的美好，而且把自己带到了理想中的“诗与远方”。

哲人语曰：一个人的心灵倘若找不到回家的路，那他就似一条丧家之犬。在喧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有多少教育人的心灵能像齐学红和她的“随园夜话”者们那样有家可归、宁静致远。

(作者系《江苏教育》杂志原主编)

 教师荐书

## 人类为何不断寻找“传奇之地”

王杰

意大利学者、作家翁贝托·艾柯是一名影响力广泛的畅销书作家，他的《美的历史》《丑的历史》和《无限的清单》在全世界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十分广泛的影响。在前面三本著作取得巨大成功之后，2013年，艾柯出版了新著《传奇之地》。作者用十分丰富而准确的历史事实和文献资料，向读者描述了人类为什么以及如何不断地去寻找“传奇之地”，这种文化冲动有什么哲学、文化和美学上的原因。

在《传奇之地》的导论中，艾柯写道：“总之，具备传奇之地性质的地域与地点有许多不同的类别，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不论是来自过于久远而无法得知源头的古代传说，或是现代创造的事物，这些地方都是某些信念或信仰在人群间流传。”

事实上，这是人类文化创造和发展历程中一种十分重要而有趣的现象：人类为什么不满意已经享有的现实，在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总要千辛万苦努力去寻找或神奇、或美好、或怪诞的“传奇之地”？在我看来，这既不是社会学和历史学能回答的问题，也不是美学能回答的问题，这应该是一个哲学人类学的问题。通过对“传奇之地”的不断寻找和探索，人类把自己的一种本质冲动对象化出来，这就是：不满足于已有的现状，努力追求一种更为美好而自由的境界，哪怕这个世界非常遥远，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够达到。这是人类作为特殊生物物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在实证主义思潮支配当今社会生活的条件下，或者说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充斥当代社会生活条件下，这种追求和探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未来。

艾柯的《传奇之地》从古希腊哲人关于地球的理论说起，十分详细而准确地论述了“《圣经》的世界”“荷马的世界与古代七大

奇迹”“东方奇观”“人间天堂、幸运之岛与黄金国”“亚特兰斯姆大陆与雷姆利亚大陆”“最后的图勒与希柏里尔”“圣杯传奇”“所罗门群岛与未知的南方大陆”等，最后一章是理论的概括“虚构地点与它们的真相”。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它在历史现象的叙事过程中，把读者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极大地激发出来，在一个又一个“传奇之地”相关的历史故事中，人们会有一种或飞翔起来鸟瞰世界，或穿越时空与另一个世界的人们相遇的美妙感受……在该书最后一章，艾柯总结道：“我们很清楚，有一个曾经发生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曾经登上月球的真实世界，不过我们也知道，也有人类想象出来的可能的世界，那儿有白雪公主、哈利·波特、梅格雷警长与包法利夫人。一旦认同小说的虚构情景，我们等于决定认真对待一个可能的故事世界，必须承认白马王子唤醒了沉睡的白雪公主，梅格雷警长在巴黎历史大道，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修习魔法以及包法利夫人是被毒死的。”

人类作为一种具有无限创造力的生物物种，他有一种其他生物所不具有的能力，这就是把想象力与现实材料相结合，从而“虚构”出现实与未来美好的世界相联系的某种“中介”，一个既不是纯粹幻想也不是直接现实的“可能的世界”。由于这个“可能的世界”的存在，人类中的许多“先锋派”和大胆的探索者，会不断通过对这种“可能的世界”的探索去寻找美好的新世界，以及改变现实世界的方法和途径。这种冲动显然不是康德美学中“无功利”的审美冲动，而是人类对一个可能的美好世界的大胆探索。本书的巨大魅力在于作者以丰富而翔实材料告诉读者，作为人类现实生活世界之外的“传奇之地”，人类对某种具体的地理性空间的寻

找，它的神秘、奇妙和激励人们想象力的美丽，事实上是人类社会漫长发展过程中一种十分有趣而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人类的一种本质属性。“传奇之地”的存在，让现实的生活变得充满幻想和激情，人类改变世界的冲动也就有了一个可以辨别的“目的地”，一个值得付出艰苦努力的“方向”。

在人类社会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乌托邦的冲动必然在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重新活跃起来，人类对未来的思考重新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阅读艾柯的《传奇之地》，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去阅读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可以在十分繁杂纷乱的历史谜团中看到人类在漫长而艰苦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传奇之地”的不断探索而创造历史进步的一个个“脚印”，从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艺术创作、环境设计与电子游戏中的“乌托邦冲动”的实质和意义，从而对这个充满着不确定的时代，生长出一份冷静而深刻的思考和应对。

(作者单位系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



《传奇之地》[意]翁贝托·艾柯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